



四照堂文集卷之五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龍眠王玘蒿伊校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漢壽亭侯以佐漢忠義死而威靈昭赫自天子達于庶人薄海內外都邑廟社無貴賤賢愚老穉男女所在無不尊仰崇祀隆以位號至推加大帝歷

四馬堂集 卷之五
千百祀不衰嗚乎盛矣昔先主爲平原相以侯爲
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而寢則
同牀恩若兄弟君臣之間古未有也當其旣斬顏
良曹公遣張遼試之使有禍福死生介于其中則
安能決去而侯斷然以爲吾之于主手足之不可
離也故其周旋患難備歷艱險死生禍福曾不少
動雖以曹公之禮遇靡所不至而封金拜書終不
遠千里而從其所事逮蒙難臨沮漢祀亦屢更矣

其威爽顯燦護國芘民猶見于疆場戎馬之間此
無他誠之至焉爾也盟津王公藉茅事神最謹一
日告余曰吾邑有關王莊者廟貌巋然禋祀隆赫
嘗奔走遠近之人歲久漸墮藩拔級夷梁桶赤白
陵剝不治今合族人而新之余嘗有疑禱神輒見
報夢中兄病篤且死余叩神曰先宗伯公歿賴兄
持門戶請以身代叩頭至血出神終不許兄遂卒
嫂有遺腹衆咸慶得延兄嗣余怍怍未敢言適兩

室皆娠乃哀號跣告神曰願嫂得男余生女可也
已室人生女余喜謝又禱曰願余再生女嫂必得
男已又生女而嫂果得男也子爲我紀其事永諸
石焉王猷定曰甚哉誠之至于神也匪神所爲此
天地之理也日星雲漢風霆水火以至川流嶽峙
草升木降鼓盪于天地而不自知此何故也而何
疑于神乎則由公推之而天下之爲兄弟者可以
勸矣由兄弟推之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者可以勸矣則凡天下之有志于忠孝者皆可
自信而不必問諸鬼神矣爰受簡而爲之記

重修五司徒廟碑

揚州神異傳五司徒與蔣子文並傳異甚神茅姓
勝其名與許祝蔣吳四姓結爲兄弟忽溪傍見一
媪遂迎歸以母事之不知其非所自出也饑虎食
其母五人奮立殺之地無虎患州人思德爲立廟
隋封司徒侯爵及宋紹定中驅李全磔新塘明世
宗廟三十有五年護郡民匿彤襜中着鏤金鎧持
斧立橋上島夷顛仆弗卽逞尤異者歲旃蒙作噩

寇窺城筮諸神斫牙旗旗折而賊壓焉人以為神
世德于揚也爭修廟社以崇報云吾謂人偽俗澆
肝膽楚越陳思王稱大啗者咋斷其舌左斧右鉞
傷夷一身有五姓而跗萸相承者耶怪鳥九首相
啖而不悟其為腹之一何胞何閭何脇屬支偶而
厥宗以噬膚之且愛有所移呱呱之弗盡而孰圖
異取箕諱語胡顧菟之腹而忽焉以集忽焉以麗
不圻不齟而居然多子人之忍有漸矣越人溷膚

避龍秦人借父耨而德色岳鄂討產鬻子春秋扣
人鼻以血社習有所溺膚可溷父可德色子可鬻
人血可社何有子母兄弟哉人所自出雖異姓莫
不同出一人曾玄相禪訖為路人溯之同出一人
又鈞出于天天亦人之高會也五司徒者不失其
天居恒五騎同獵拓弓弦作劈礮聲箭類鵝鴨叫
平澤中逐麀鹿數肋射之以充庖奉母長者取多
焉少者取寡焉流示諸利而無所私遇不平五人

但各視佩刀而去必殛殺盪滌乃已蓋仁孝勇決
天性然也司徒旭德也德次于天而敝土成灰三
週煉之可以補天英靈之氣聚而爲神必皆受命
于上帝可得而弗彰歟夫自東晉以迄今日陵谷
崩隤草升木降不知凡幾國殤鬼雄弗論卽明君
哲后有功德于民者當時則顯沒則已焉甚至天
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而燔柴瘞葬王宮夜
明之典荒絕丘墟徒以博後來有心者之一愾有

如精誠之至貫金石水火不渝而禱祀歷千百如
一日若五司徒者其視此爲何如也吾意充是母
是子之心將乳有萬民以孳活而赤縣一闔黔首
一乳五音一生萬竅一聲亦將見焉吾懼夫世之
封壇者盟而未有已也公沙荀爽割席而分坐賢
者猶或蹈之伯桃羊角僅見于兩人未有五子同
其一命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又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金以黃擅數五此司徒堅金者歟進而

求之什什伍五以至倍屣舒肘知臂舒臂知尋焉
何難之弗濟通之勇戰教陣尊君親上司徒其在
在兔置公侯之耦矣凡古者鄉先生坐里門教子
弟歿則以配于社是役重興庶幾近古三老率其
子弟以護公家仁與孝所自出焉范金削木其歲
歲配食縣社無攸斲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嘗讀史德祐元年文丞相至北軍議事爲伯顏所
執從京口夜遁道真州李制置疑之走通州渡海
時客之相從者自杜架閣而下凡十有二人而金
將軍先死通州余爲之感憤悲將軍之志欲往求
其墓而不可得已亥閏三月余至通包子孕靈語
余墓在鹽倉壩立雪窖蓋將軍之葬在德祐丙子
閏三月十一日丞相之言曰不敢求備者邊城無

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當裹骨還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瞑噫良可痛也是月十一日余欲往拜將軍墓時苦澇墓當水衝忽傾洪濤中孕靈奔告予及往觀見大樹浮波上兩骨着樹根不去命居人瘞之間其樹居人曰此將軍樹也相傳四百年來人呼爲將軍樹云每風雨之久如聞雷霆甲馬聲崇禎十七年國變聲遂絕嗚乎宋室顛覆夢炎諸人不足道獨惟丞相北行僚從星散以至親僕

皆逃去獨將軍上下相隨二十年崎嶇險難刀戟水火不渝其志卒也殞身雪窖無以發舒其所欲爲而後之子孫不能負骨以歸者豈其存歿不可知歟悲夫余以其事告之顧子國琬顧子曰先司馬講院遺址在狼山藏將軍骨莫善于此因與其從子楫謀改葬之而告于州守彭公士聖會六月江上兵興趣歸北寧復來乃卜十二月二十六日設儀仗綵樂以帛裹兩骨納石函葬焉葬之日海

風大作潮湧數丈余酌酒以祭爲文焚其墓前因
嘆唐玉潛瘞宋諸陵遺骨處迄于今榛莽狐兔不
知幾何而將軍猶存兩骨矗立蒼崖之上余以同
鄉遭逢異代庶幾邀惠將軍之靈自今遷葬以來
作鎮土疆一新山海且丞相與岳少保並祀茲山
相與永奠神州不至陸沉而將軍之魂以雪窖爲
陽谷不亦丞相之志與異日者吾歸而問其子孫
俾崇祀于鄉里亦所以慰將軍而報丞相也將軍

名應廬陵人其行事官級載州志及文丞相集云
因弔之以歌歌曰

下馬先拜丞相祠回頭卽問將軍墓墓到于今幾
百年一旦水嚙將軍樹我來已亥三月三悲風吹
雨連江南黃雲萬里猶征戰橫海流民饑不堪滾
滾波濤城下走壩出西門鹽倉口頽岸空遺兩骨
存死樹波中立孤鳥一老向我前致辭我生太平
猶知之此樹每逢陰雨吼老狐夜夜獻殘碑崇禎

國變聲遂絕六州錯鑄將軍鐵我讀殘碑丞相詩
字字如聞泣幽咽天留宋室苟不忘將軍留骨在
沙場豈知渡海人亦滅柴市雪窖兩茫茫嗚乎此
恨結千古英雄白骨本無主今朝移爾向狼山豈
爲將軍一坯土冬青陵上近如何杜鵑猶叫舊山
河將軍魂魄渡滄海鼙鼓聲銷讀此歌嗚乎將軍
樹死將軍不死後代誰爲傳青史狼山之上青青
天狼山之下悠悠水

改葬金將軍墓碑

代

古今忠義之士車轍所經者莫不載于誌崇祀于
祠以爲疆域重而埋骨之地尤令人想見其生氣
而不能已當日或陰負其尸或賜地爲塚甚且結
蒲爲身首以分葬誠重之也迨其後第循故事修
歲時蘋蘩未有從數百年後爲之改葬者改葬非
得已也苟目擊其變使遺骸之不保則守土者之
過矣通州至五代乃顯名賢少所駐足最著者無

如宋文丞相渡海當時同行十二人有江南第六
鎮將兵馬都監金應者病死于通之寓丞相葬之
排七釘棺上覆以板哭以二詩然後去蓋將軍廬
陵人爲丞相同鄉少事丞相甚謹相從甚艱丞相
藉之甚深故其死也哭之亦甚慟此景炎丙子閏
三月十一日事距今凡四百餘年矣墓在鹽倉壩
之南原上名雪窖崇禎戊辰總鎮王揚德表以碣
石于是將軍之名益著今年春淫潦洽旬水折而

東出將軍之墓首當其衝獨存兩骨挺然著樹根
不去余方省觀閘勢有告予者余見之愴動欲收
其骨瘞之碑陰將有待也適南昌王公軫石來通
亦將軍同鄉覩其事來告予也亦以閏二月十一
日相與謀遷狼山時州務方殷繼以海警不遑舉
事比寧乃卜顧司馬書院隙地葬焉予因之有感
也將軍之于丞相一體也祀丞相不以將軍配于
典則缺顧將軍不與丞相同死而先之死不幸也

丞相之骨自燕歸與母夫人同日至而將軍迄今寄他鄉且見厄于水不幸也皆天也雖然死于燕與死于通等死耳將軍之死也丞相葬之厄于水也守土者與其鄉人改葬之等葬耳豈非幸哉王季葬渦水之尾樂水衝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殆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將軍之意其類是乎枯骨無主文王曰寡人爲之主余于將軍猶文志也夫

重建文選樓碑

委宛之山有石匱焉赤珪日碧珪月其文金簡玉字故名其地曰秘圖壺關抱犢石室中素書不辨其字若成紀畫卦之臺無字也雪後見卦痕耳而其人作文也不得已而有文而後世乃以爲鞞輓古今選人尊孔子然能刪詩書不能刪易一縱一橫何可刪也至于翰音車鬼剗羊噬矢類詭竒矣而

亦不能刪何也象也象也者非事言所可盡也故
存之韓子曰離奇而法者莫如易無論虬戶銑溪
澀體可黜卽踦羸首贊部洲方家立擬易矣然有
氣無朔紀日紀月成何道耶孔子序書止百篇刪
詩止三百篇亦曰取其可信可傳筆諸經耳乃穆
王作君牙伯冏三書用人訓刑稱賢君焉後世信
稗史不信聖經謂鉞山黃竹意不在天下而甘泉
羽獵之徒靡不誇瀛洲方丈以爲西王母欣然上

壽也選而可存歟不可歟更其大者鹿鳴天子所
以燕嘉賓也而橫槊僭咏聖君臣子所以翊皇極
也王粲從軍之什尊操而忘漢何耶詩有關雎螽
斯蝦蟇相胤貞淫各有所取先王明庶物察人倫
故別其微焉若南都鸚鵡鷓鴣同載三都淇桃馭
鬻並陳又何說也誠然文選何以立學余嘗攷其
讀書處爲文樓者有五而宗選學者恒推江都李
善敷析淵洽李邕附事見義五臣不如也仲尼曰

君子博學于文文者貫道之器也天地機祥盡解
人事興廢盡究籍田郊祀之禮盡誠山海之文盡
知而又下及虫豸草木欺猥頽頽一物已上莫不
關會脫朝廷諮一物一事不能舉以對則號稱博
學弘詞者當其罪嗚乎孰謂文與道二耶昭明元
良之未究者也其臣下之與選者止劉庾輩跡其
址尚不如延平嶽麓談經爾雅之地更千年故國
歌鐘蕪城荒葛帝子空樓長寒蓼耳而升其墟者

猶叩寂莫以求音闢壇壝而俎豆若是者何也帝
子悲懷兼慕蔬膾不溢止于孝矣又于民也矜恤
庶獄多所全宥以至雨雪周行閭巷施襦袴備糗
積輦下歌慈惠焉以是包舉藝文充積勝帙文也
幾于道矣且世之言選者曰類治兵尉繚子殺其
士卒之半則天下無敵楊處道對敵不能陷陣無
多少悉斬之登斯樓者曰必若是可以稱選鋒東
宮卷三萬也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

也其所存止文選三十卷爾存三十而去二萬九千有奇此二萬九千有奇者弗與矣恍氏凍絲七日夜不倦桃人鑄金也務竭其氣自黑濁黃白以底純青絲文註經繇經合道樓之傳所以永歟嘗謂六經之道闕肆尊顯散列于天下風之靡也繇于知有麗文不知夫文之彌朴太子文行交至啓土而祀之歲月日時具黍稷進雞彘拜瞻更集邦之秀民萃止樓下想見元良叡哲敦倫樂善不亂

于百家不蔽于枝葉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其在茲乎樓在太平橋北凡四楹始于庚寅端月成某月日文命聿新爰祀司命之神于上

文選樓碑

代

廣陵交帶崑崙于州爲寂古其介茲千百年不朽者舍德功與言孰並乃以余攷諸郡乘謝樓董井猶依依玉勾甲仗間繇竹林繁露之學如其所自爲山川頌久不崩隳也而鎮西之棠亦以圖功百仗獨是人文化成暉麗日月何遽不及晉漢而文樓湮圯莫傳豈雅頌寢教化衰歟屈宋以降感哀樂而忘雅正魏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

下感物色而亡興致君子之風盡而王澤熄後將
胡底余自安宜達儀鄉往往問沛侯釣魚處有所
謂紫宮營室者歟且子桓觀兵戈矛玄甲耀日成
山馬上詩尚在也而彌望梗莽无骼雜戰壘中秦
餘空江漢遺茂草無已徒傷心于抽琴一歌苦辛
吞恨焉耳而曲江之濤似神而非者三問疾作不
能一望其氣以澡槩胸中嗚乎吾不嘗婉孌而誦
五臣之書耶夫德施元良麥粥欽愴腰圍減半觀

其居貴嬪之喪盡得其所爲人子焉且引納才臣
東宮書三萬晉宋以來莫與之京吾嘗遊覽山川
見文樓多所紀載輒欣然欲往一日高子胎簪氏
揖予旌忠古刹指岳忠武王魏二將軍曰此國殤
戈甲也稍進有樓翼然磅礴太清循而上仰瞰扶
桑橫觀滄海廓然天地大文舒卷在目慧上人揖
而前曰此樓自大建迄大業以至紹興凡幾易疇
昔之夜余夢有披鎧持寶杵者曰曷不拘袂而退

以待仁者繹日高子至至則言夢適與高天之言
會縣世伏匿一朝發皇人歎神歎夫高子履忠蹈
信人也先是與阮子晉林謀興斯樓琢文屢空至
是銳然一之日斤斧之功除二之日污壩之傭息
再晨而成嗚乎豈人力也哉余嘗稽諸天官家言
五星聚奎于宋後百餘年而文之彫暗奎壁間猶
多黑氣其在于今如夢斯覺高子以履忠蹈信之
人符諸數百年文氣聿新之日茲夢也迺其所爲

覺也歟于是以蒙來求煥若神明以敬來趨肅若
神明繇文而道成豈第二二三逢掖進雞羹俎豆之
事已乎且余又念乾坤蕩圻立湖之水東奔石城
之颿夜走無論南部烟花卽蕭氏臺城幾潛狐兔
而帝子斯樓拄天不傾指日不蝕其精神猶孤存
天壤豈非仁孝之所留耶天爵馨香人觀斗氣咸
于是乎在吾旣愴然有慨于古今之間而樂高子
之有是舉也于是乎記

予於今亦得與於斯乎古今之別而樂於
夫豈其非才也而留留天留留各人勝才康
而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之別豈其非才也而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事以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惟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四照堂文集卷之五

祭文

祭侍御少文李老師文

嗚乎小子猷定別師幾何時耶師遂死痛哉夫人
生而死死而弔洪荒一例之辭也死者無知而生
者以為人世不可已之事以此諂視聽而竇魂魄
即情莫可解不過寓一哀于眾中久之過其廬而
或忘焉比比然矣嗚乎小子則安敢且實有深悲

于中而悠悠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與知也定困諸
生久不喜于謁師初理南昌時法甚峻宰相銓部
子弟入見不少寬以禮數獨遇定懽然若家人父
子嘗角巾野服抵掌而談當世之務忌者側目定
不顧師亦不顧庚午定有母之喪愴然不能須臾
師日事鬼薪貫索慰恤靡有間先是學使者舉先
太僕鄉賢旋入闈校士會先恭人病且篤小子憂
勞窘棘謀襄事格于勢不得達師從風雨中舉體

淋漓角崩跽請督學得俞旨乃起人以此詫師師
曰我爲王生自尋常事嗚乎爲人父母謀而生者
得以濟死者得以榮此豈尋常事乎定懷此恩二
十五年入祠廟如見師焉過丘墓如見師焉庶竭
頂踵以報萬一何期不才淪喪若此定之負師天
歟人歟師抱濟世之畧顧尼于時定每過金陵造
謁師必曲盡謙欵感憤流連念龍沙屺于百戰絃
歌十萬戶蕩爲冷灰倖存餘息相與傷往事者小

子一人而已仲春觴定郊園足站站遞泥塗惟恐
別豈意渡江一月而師遂棄予小子作百年永訣
耶痛哉師初病痿痺定與師之伯兄小有居廣陵
驚聞趣國醫診視尼不用未幾遂疽發不可救噫
人事果無憾乎天之殄絕善類兵不已而重以疾
乎抑師厭世之不可居寧絕見聞鬱鬱以至于死
乎皆非小子所能知也所無解于心者聞師病革
猶慙慙以不獲遺贈爲恨命似君簡定生平筆墨

藏之嗚乎小子何修而師謬愛若此哉定悔不能
舉學道事勸師從事于早又不能躬視師疾聽顛
倒于庸醫之手負師之痛詎止一端惟有輯師嘉
言懿行以傳千古如斯已耳嗚乎師其鑒諸

祭萬年少文

維歲在壬辰夏五月萬君年少卒于清江浦之邸
舍其年家友弟王猷定寓廣陵聞訃欲往弔牽于
事不果越明年癸巳秋八月君之子舉君柩歸彭
城定抱疴不獲工爲文辭謹齋辦香造君之草堂
而哭焉其言曰嗚乎君死矣夫君死入吾夢者三
焉每夢知君之死涕淚嗚咽不自勝覺而猶依稀
幅巾布衲其笑語有莊者諧者有荒唐而莫解其

故者此何莫非疇昔之情靡境弗造而吾經年不
得一展拜禫旁似乎人情之真反不如夢誰實爲
之嗚乎忍言哉萬曆之季予先人與君之先人同
舉于鄉復同官御史予多君五歲先君謂予曰萬
氏子才汝識之迨庚午君得雋予始遇君于淮而
兩家之先人已下世君方盛四方交出入車從甚
都是時齊魯方苦寇君慷慨抵掌談天下事何壯
也不謂十年而天之所爲遽若此君能以無死耶

曩者乙酉之役君之爲生亦岌岌矣當是時予赴
友難竄身燕薊間已挈妻孥涇上顛毛種種羸僊
非人而君亦縵袍艸屨瞥見似不相識久之乃執
手相勞曰子爲故人良苦自是每過韓王臺下必
造君之浦委巷春泥茅堂秋草不留連不已酒酣
則徜徉于黃河之岸望故壘聞水聲濺濺雄心激
盪相與走狹邪狂吟大叫世俗之人鮮不詫王子
貧而乞食何乃猖狂若是而不知王子苟非是將

不活蓋舉人世可悲可涕之事藉君以少寬焉及予再遷邗上求一髣髴君之聲音笑貌而不可得予以是歎友朋之難也去歲君自吳歸訪予故居止君宿君倉皇且出關詰朝偕歸子玄恭來就朝食維時四月廿日也予見君脾病頗達于面豈意未幾而君之蒼頭至忽報君死竟以此日成永訣耶傷哉君學道人也浮生百年之夢腐而不足道何懼何榮而介介此乎所可傷者吾儕老人人生無井里丘墓之樂而又畏見一切後來功名之人惟是二三遺老相與談洪荒海外之事以送餘年而今亦並奪之去使人寂然如日行陰雪中仰視蒼天謂之何哉至于君有子足以光君之業君之文章天下後世必有能傳之者奚俟予言嗚乎尚其饗之

祭文

祭尚寶丞劉公文

丁酉冬十二月朔尚寶寺丞劉公西佩以疾終蕪湖之邠舍其繼配黃孺人相繼逝友弟王猷定聞訃金陵欲爲招魂之詞每執筆輒嗚咽涕淚不勝越二年己亥春嗣君將奉喪歸里乃勉爲文以告曰嗚乎吾不復有可與同歸者矣吾不復聞吾過矣吾不復可咨先朝之典故矣丙戌吾與兄脫身鋒鏑未幾里中亂親朋相食殆盡兄三至廣陵雖

共相慶幸而余陰察之已覺兄不言而神傷也十年以前兄約身不取一錢余賣文以食窮且殆恒念兩人俱老思一上父母丘墓相與謀歸不得余性卞急處世多所激昂動輒得謗兄屢動色相戒余亦自悔及遭詬辱褊性復然每冀朝夕奉拜良規而又不得先君爲御史時以抗疏見嫉黨人後官太僕璫燄方熾文端公旣罷政歸而廟堂一二君子不顧國家傾覆借銓政立門戶先君遂以憂

國嘔血卒京師此乙丑三月事也余不獲侍先君易簀不及親見行事之詳而當年國事糾紛邪正消長之故有記載所不及微兄孰知之早夜傷心思就兄盡詢其本末以成一書豈意兄遽舍我而逝也嗚乎方與兄謀同歸而竟不得矣吾賴兄聞過尚懼不免而今又安得聞矣先朝典故誰復爲老成人而先君之行事益無從問矣傷哉傷哉兄病噎醫者謂久鬱傷肺人詰其故不答余曰此非

藥可治退而涕淚勸勉告以知命之學兄然其言
而不能用於嗚乎兄以沈憂而自殞其軀卽今人
不知後世必有知兄者况當文端公時主少國危
宵壬竊柄而兄以英年遠畧密叅大政迨國步旣
移昔日忠孝之喬走富貴如鶩能不辱其身如兄
者亦可告無愧于先人矣惟是旅櫬蕭然數日而
黃孺人相從以殉仰視穹蒼不知其所照臨者竟
何在也予老且死亦于前所稱終不遂者抱無窮

之恨于沒世而已矣

祭梁君仲木文

戊戌秋七月廿六日南昌王猷定聞清苑隱君梁
仲木之喪往哭之竇應越明年二月朔日乃具酒
脯爲文以祭而告于其靈曰嗚乎吾年六十而君
死君死前一年李子小有死劉子西佩死吾弟子
展死老人飄流江淮十餘年憂危窮蹙賴以朝夕
者一載頓盡北望涇河相與揮淚弔數子之魂獨
君兄弟耳胡今一旦而君又死傷哉初丁亥春余

四庫全書
卷之五
自京師來寶應君在越中公狄爲予言君與海內
賢豪遊旣從其司馬公驅馳王事及佐弟戎行孤
城血戰時心竊壯之迨相見言昔年收召中原河
北義士事不就酒酣擊柱頓戟張靴頓地起余旣
悲君之志自念未卽衰與君兄弟風雨雞鳴從容
抵掌論天下事尚未至潦倒無用于世而余忽忽
遂爲六十人天下事已可悲已又孰意君遂從而
逝也丁酉六月聚京口登甘露山頂各賦詩是夕

君被酒狂呼嘔吐終夜及旦予舉賓筵之詩相勸
謂吾輩皆老年宜自愛君起揖曰予古人哉去越
半載聞君困江上明年元日泊舟邗關予往視則
瘧發寒噤擁被強謂予此遊良苦爾時吾憂君之
病而深悲行路之難也嗟乎士不幸而生斯時以
絕世雄畧旣潦倒無用于世遂日爲賤士使可
免饑寒蓄妻子不亦甘心老死無悔而勢有不能
則不得不妄想昔人上書卿相柔靡其骨冀沾升

斗內顧不勝愧耻而世之卿士大夫方輕肆得志以賤士危亡呼吸之歲月供其優游笑傲奈之何其不窮且死也君已矣生平雄畧徒付有心者之一慨而余知君之深雖一時慷慨抵掌言天下事然閉戶宴坐讀老氏周易見人病中戀戀兒女態常竊笑之其于性命豈無得而然耶如是則君方與小有西佩子展含笑于地下所可悼者余與公狄白首孤煢形影相弔旣傷同氣復慟友生述君行事以表章于世而吾兩人身世合離之感益不知其所終矣嗚乎痛哉

祭姚亦方文

丙申冬王猷定聞慈谿隱君姚亦方之喪哭之甚
哀不獲往弔其家越五年庚子冬客會稽乃得爲
文佐以酒脯之儀拜托其仲弟紱歸而奠之曰嗚
呼亦方士懷才而生當斯世豈不悲哉以子之才
何難立取卿相而甘自淪棄至天下之人不知一
國之人不知栖栖道路求廣陵片席授生徒而不
得亦可矜矣廣陵之人又無知子者子泣向我曰

嗟乎吾之隱忍而不死者以有老母在也日登平山之堂而哭焉人相與笑之去明年復來時江上苦兵革士出疆載贄于四方者頗不易豪門貴客非媵媵善媚輿隸且將侮之以子之骯髒不合于時人不得而榮矧得而辱之與則又登平山大哭喉咯咯嘔血盈盂顧余仰天嘆曰吾慕魯連田疇之爲人而不克行其志命也遺囑付汝苟死遺我孤兒余淒然送之江上勉以學道之言留連不能

去詎料不數月而凶問至嗚乎向之隱忍而不死者而今竟死矣邗江如昨余欲再聽平山哭聲其可得哉所可慰者紱爲余言高堂尚善飯嫂撫八歲孤兒令就外傳讀書稍不若干訓則對君木主長號家人無不垂涕者今孤頭角嶷嶷成立可待子而有知亦可瞑目地下矣乃作歌曰大江之水滔滔今日月奄其下藏繁塵冒夫古天兮視下土之茫茫妖狐夜嗥而晝舞兮宜麟鳳之不祥舉世

沉湎而若醉兮動志士之激昂嗟詩書之墻壁兮
不得已而悟之以文章何娥眉之善妬兮目英雄
以爲狂惟余知子之心兮子亦謬許余以肝腸曰
聶政雖有母兮豈效委蛇乎薛方羗借劍投淵之
兩不可兮爰灑涕於蜀岡指嘔血之淋漓兮恨不
濺彼沙場三嘆赴玉樓之召兮翳哀壑之無光信
皇天之忘老而忌少兮譬草茁而蕙亡思漬酒以
比于古人兮竟荏苒兮五霜表章後死之責兮留

遺文于敝囊處大夢而忽覺兮知勞生之可傷返
貞魂于冥漠兮乘白雲兮帝鄉敝片辭以當楚些
兮屬介弟之是將苟白髮其無忘兮源鴟夷于錢
塘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維庚寅仲冬廿六日高母張太夫人享春秋八十有五溘然正逝其通家某匍匐將往焉視含殮哭于寢門之外越祭日乃酌酒靈輻前稽首而言曰嗚乎予視今昔天道人事可勝悼哉母已矣吾事母不逮二載而母竟已矣傷哉母聖善其柩則宗黨暨涂之人能言之無俟予言也癸未予識胎簪于江州時袁山先生令叅戎幕胎簪謝曰古人有

言曰臣有老母此身未可以許人也已得母信乃
強赴亡何軍中報賊勢急衆倉皇胎簪投袂起曰
吾今日耻與賊同生者以有母耳及歸母驚喜以
爲兒復生也當是時予知母賢胎簪孝有若此乙
酉揚城陷殺人起髑髏山元長偕母匿壞壁十晝
夜胎簪從長于走血肉川谷間負母以出時季八
十矣嗚乎母不死于當日天人之際何如耶兒孝
而母以生母賢而兒以生此豈庸衆人之所知乎

小人無母二子之母吾母也母在而迎雀以調母
寶鼎以奉母繖山求法以覺母吾猶然痛弗若焉
者矧俵俵又無依也先賢謂近世禮重拜掃道路
間士女皆得上父母丘墓梗莽瓦棺無不受子孫
追養喪亂以來六載寒食摧心鋒刃人有父母兮
緊我獨無今顧母而登堂則無聞焉盼庭柯則無
聞焉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幸哉吾之于二子也兄
弟而友者也母以猶子子我亦以猶子之婦婦我

吾家在塗去夏大水挈孥居館舍蔭一壁煬一竈
母察之給米假擔薪十五朔以來無勑容先是余
室病三日煎藥而往室旣蓐蠃母亦就水管夷吾
云天生鮑叔以爲夷吾也我死鮑叔豈得獨存將
無閭內亦有管鮑欣然事母于地下乎嗚乎男兒
事事仗人卒無時可以云報是吾又兒女子不如
者也聞之萬鍾之家卒鮮黃髮母壽矣令終矣殯
之日帷以內帷以外宗老負東墻諸姜女負西墻
芻靈茅馬傾都涸邑者甫舉俛聲動地稍定諸各
以其職得母之孝敬睦嫺慈卹朗懿者細大垂數
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踈者而信亦
可以無負彤管矣獨予小子顧影寒河之旁白日
宵匿清霜畫粲撫今追昔天道茫茫謂之何哉嗚
乎

祭李觀生文

維壬辰冬十月吾友李小有第三子觀生卒于清涼山之邸舍其友人王猷定與小有同客金陵見其慟悼不能往未獲弔懼傷老友之心也越三年甲午仲冬聞歸葬于京口駕鼓山之麓乃不腆爲文隔江招其魂而告之曰以予聞滇陽峽口抱一木以救父于崩濤顛覆之中者非君也耶已聞君避亂于句曲之黃連墅病且殆後乃禱于三茅峯

夢吞藥而愈焉可謂天道邇矣胡今一旦奄忽而
就死噫悲哉君也君年十二而能救父以不死君
年二十有一而不能自保其生天亦烏可恃哉而
翁謂我曰吾老而貧矣可以慰朝夕者在子惟涇
又曰兒嗜子書法得片紙必珍而藏之有所求獸
之可也維時君雜儔輩澹靜之氣形眉宇間予私
度曰此必某某也已而果然寒風把袖雪子落硯
池予爲君呵凍書束皙華黍由庚諸詩而以養親

爲言君引咎泣然泣下別去遂不復面嗚乎人生
父子友朋之際百年聚散竟止于斯能不悲乎君
病偶中暑耳非有膏肓不可解之疾彼何人者召
諸庸妄一月之內凝冰焦火百戰以苦其肺腸君
之見殺于庸醫命也君孝子也詩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而翁思君而益以老矣老人廢食其何以
堪君能無以默相之歟君治春秋而明于義大江
以南韓蘄王戰爭之地其英靈至今猶有存者而

曹武惠屯師十萬于君墓爲近魂遊駕鼓之山俯
聽江濤能無感今昔而奮然也哉若夫君才而天
天道之嘗苟生而仇書聰明永錮君也壽已夫又
何悲焉嗚乎

四照堂文集卷之五

真募疏

揚州募建許真君行宮疏

晉寧康二年八月朔真君許公得道上帝詔其眷
屬四十二人白晝拔宅飛昇以至雞犬皆得仙去
迄今千四百餘年其丹竈鐵柱諸跡一一具存窈
其功德之在民者莫大于斬蛟一事昔者聖王御
世凡民有菑害天必篤生一人鋤而去之其氣運

醇龐天以全力畀一人故聖人驅除民患竭手足之力而無事乎神術禽獸偪網罟與蛇龍舞決排作水妖物恠鑄鼎象神姦以辟不若皆出其心智治之無異術也後世氣運旣薄天之力不足無以厚畀一人而民害橫甚不得不資于鬼神之術變化神明使患害無所適誅用力苦而成功較難此真君之功所以不在上古聖人之下也嗟乎真君生司馬晉時其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禍亂相尋人

道或幾乎熄而寧康之時聰矐勒虎號雋健垂之梟傑紛紜擾亂天下災異頻仍犬哀馬驚兵器動魚羊食人民生其間日迫于死亡而蛟患乘釁起灌城竄奔楚豫蓋不啻洪水蛇龍魍魎肆行之日也真君以淨明忠孝奮其神武剪除妖孽則救民當不專一方而廼以經畧中原之事讓之謝安祖逖劉琨諸人母亦天禍晉室羣克得志卽諸君子不能挽氣運于分裂之日而真君已蚤見及

此歟往者戊子之亂我江右劔于百戰當孤城圍困百萬戶號呼殿庭冀以拯救不得豈真君在帝左右不一哀故土歟抑其時有不可歟廣陵乙酉之際猶豫章也此地未嘗有特祀真君者而豫章之人生此地爲繁今鍾子師義傅子美悔彭子僕劉子一山等相率擇地創建行宮以崇祀事可謂不忘本矣然事資衆力謂予當有言以告于人余與鄉人既邀靈貺得免故鄉鋒鏑于全城焚戮之

餘倖也爾廣陵十五年以來所存之人亦猶豫章十二年以來飄流殘息無謂功德之在民者遂分畛域天運宵渺其未可測也凡此下民其可不益勵修省以無蹈厥罰况晉之蛟孽未盡爲禍九州廣陵爲大江南北要害安知不實偏處此預防其遑而爲之所無徒修崇祀之文務實求忠孝淨明以爲昭事庶乎其可也

四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外慈聖遣中使齋法寶范金爲四面佛作鎮茲山
當是時天下之平久矣四方無兵革之擾水燬災
異之見告東南財賦充然而有餘建一刹不必求
之境外而用足然而黃山之所爲硃砂峯者猶然
萼草弗除一椽一瓦留以待後之人其故何與予
楚人也生平慕三十六峯之勝恒思至其地以庶
幾其人之一遇而不可得竊嘗聞恒公之高風矣
今春恒公自黃山振錫來邗上顧予草土中具言

此地之鎮帥與諸士大夫共謀所以興慈光者而
徵言于予予曰諾俄而揚之民饑者有棄其妻子
者矣有食野草者矣有抱石而蹈于河者矣甚至
望死而不得有羨白骨而枕之藉之者矣當此之
時人有施一錢可以緩一刻之死施數緡可以緩
數人之死使佛而有知其慘痛必視衆生彌甚今
捨其死亡而不之救而又竭人之膏血腦髓以自
庇其身無乃非佛意也乎恒公曰不然黃山之事

不具論且以吾佛濟人之旨言之天之刑人甚矣以天下之人之衆不數年而兵其殺之兵不已而歲又殺之夫天豈好爲此不仁之事哉抑人實自昧其致此之因而所以救之者無具也苟持其具以救之則莫若奪其所甚愛而堅其所必信信則有以明天道生死禍福之本所愛去則人我不立而同患之念生今見人之饑者矜之憐之目前而已目前逝則念與之俱逝久之日遊于食草蹈河

棄妻子枕白骨之塲而以爲固然矣且笑歌觴咏于其旁矣人心多變習忍成風吾恐小民盡而君子繼焉可不爲之寒心哉我服恒公之言甚深而有本也黃山一巨鎮耳恒公不憚習其身于勞苦以告四方之人又其意不在于一隅而怒然以世道人心爲慮斯舉也以其人處其地度其時劉子曰可以勸矣况乎鼎湖在望賜鉢猶存黃帝普門之靈其亦可感而思思而蹶然以興者乎嗚呼獨

黃山也哉

日何以博矣其平張勝其堂設於路亦黃帝嘗門
以古四丈之人又其意不亦十 湖而然然以世
言本出黃山一曰龍耳則公不謂其良于後者
千其語何不似之 公法外湖則公之有甚矣而
十其後矣人亦之變習思如則吾恐小只盡而後
乘其下其白管之謝而 湖則然矣且笑湖然

笑隱菴募疏

嘯魯大師嗣法靈隱性孤遠厭山居之囂結茅湖
上距學士橋僅數武自署其名曰笑隱時為詩文
自娛不欲人之知也楮厓子慕而見焉曰嗟乎喪
亂以來百里湖山軍裝馬箠飛鳥為之不栖况于
人乎師之隱于斯也異哉願聞其旨師曰吾乎天
地間不知何者為隱竊嘗笑之夫萬年者沙劫之
俄頃也九州者大海之浮漚也以此廣長之世當

窄促之時其爲生也微矣而愚者執而有之不亦悲乎此地故宋聚景園也當日爲浮屠之廬者九悉歸禁園高宗率三宮遊宴于此學士輩觀魚花港何其盛歟及其亡也蒙古夷而爲墓田至于今吾居之側爲牛牟之所踐履樵夫牧豎不知有翠華之臨第相與指曰狗塚云此吾之所以笑也余聞之輒然曰師爲浮屠氏說法盡于此矣古今興廢何嘗然宋之君臣忘大仇不討悞心佚志廢梵刹以恣遊觀究之禁園何在佛火長存以此知帝王之家不能與釋氏爭氣運盛衰之故亦可知已庵當草創而堂廡寮廡埽斃之費尚懸而有待不無藉于衆力夫猴江鹿苑實相之昭然者也若借口師言而曰無作一切有相觀以亡國之戒爲謗佛解嘲師又將輾然笑之矣

而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曰此備公字也山景

揚州興教寺晉謝康樂宅也康樂始遊東林遠公
以其心雜不令入社歸而捨宅爲寺請延跋陀尊
者講華嚴其中肇名興嚴逮宋維則禪師從而新
之始更茲名余每過招提未嘗不二致嘆也夫康
樂會家始寧會稽矣其伐山開道求回踵体堙湖
爲田以豪侈聞太守事佛且將笑之何獨捨宅一
事毅然爲之而不以爲難余是以知一心不雜則

天下事何不可爲使其學道尊者豈不高于十八
諸賢哉今太初老僧以苦行三十年建茲寺一刹
竿講經修懺彷彿尊者當年譯經青龍汲水時不
數康樂也歲久殿閣崩弛將有藉于衆力僧來金
陵余語之曰爾揚州十萬戶故家大賈列肆駢坐
竭智力以營者不過美田宅爲子孫計一旦劔干
兵革彌望青燐灌莽而歸然獨存者乃當日所棄
而不以予子孫之居過者嘆曰此謝公宅也由是

觀之康樂宅在萬古非古今之善營者哉雖然微
遠公之激發不及此今大江南北豈無多智若謝
公者君其持此以求善營之人吾授君以陰相之
法列三等其一心不雜處羸而能詘者不爲名不
爲一時此千古之大貪也無俟激發彼將求君其
介于誠于雜之間多昧于福利而不知貪君迎其
機而導之或與或求君毋躁其溺于雜而茫然不
知返者例居尊處優心馳百貨之場見披緇持戒

珠者輒引避幸彼不吾求乃求彼乎哉哀哉其人志狹而反廉君宜用道力運慈悲心慎勿嗔如是者可以募矣余之告太初如此爾大江南北之人各具菩提種智無謂廣陵功德無與吾事余且操三等法作選佛場願人自居何等勿作一切有相觀

四照堂文集卷之五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于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于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于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

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纆絲絕纆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讞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

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輒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慟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于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

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
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
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
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
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
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
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
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
銘曰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壑爾于忠
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潯陽手蹟事

嗚乎公燕市一死上帝駭怛雨瀕洞三日公尸立
勃勃面若生震霆發夏無遠近咸異焉獨乙西江
州首變公郵家筒若詩若書凜揭大義使亂臣賂
子匍伏端門聽南史執斷也孰貽之孰白之與
弘光二年夏有騎犢男子詣闕自稱故太子詔
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未考察遽加以刑
當是時人情悲憤思先帝冀得真大臣又昧賄

不法遂欲殺太子不仁於是左鎮良玉得聞請以兵臨闕下誅首惡且謂公大臣有重望國故所繫脅與東下公曰晉陽甲不可訓也自古潯陽發難若桓南郡何嘗不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耶弗從未幾九江焚左乃使壯士持陌刀留繫單船公飯陌刀亦飯公弗寢陌刀亦弗寢越日持牛酒江上邀公誓公佯應曰如是願所過郡縣秋毫無犯軍中曰諾已公乃從容讓左曰高皇帝負若耶

烈皇帝負若耶奈何欲以鄙夫故劫天子今又暴百姓百姓皆戴先帝太子者也以太子嗣先帝之故殘百姓安得賢我段秀實也豈從泚反耶良玉雖暴抗然聞言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恚死先是公知良玉意不返以密章達都下使使橫截江中架大礮至則皆糜也故鬚髮髦一束馳書上皇帝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以

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凡一身皆
朝廷賜也顛毛種種則是親所貽全而歸昔張湊
趨顏昕髮於其妻疑之髮若動我髮歸見父母當
如是因慟哭失聲其後書衣帶藏敗笥使牧兒授
定俾蚤達又貽定書曰從此雪窖冰天爲異域鬼
矣寄語家人收我骨南歸幸甚爾時定酸瘠愴痛
人鬼共泣豈意今日尚有魂魄哉凡責人以死已
難然斷頭瀝血或志士之分至于求死而又不得

出九江發池陽無一日不求死縊不死溺不死七
日不食復不死豈真如祝宗祈禱一死而竟不能
得者耶公之行與信國文公何異服腦子當死板
橋遇兵伏叢篠中當死空坑七日不食當死卒之
纍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蓋天留正氣以一死
奠乾坤按節候氣咸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斂也
公處艣艫中冑變出沒氣息纔屬矣而清矚睥睨
獨炯炯如星光電燭常不肯卽隕者心不死故不

死也至北兵下秋浦王侯將相一時奔潰圖籍印符狼籍道上公檻車北道望哭西山艱難百折乃濺頸血三忠祠下含笑入地嗚乎公之笑天下罵世之哀鬼神之忧猩鼯獠狢之啼猷定與其門人高孝先淚盡而繼以血者也孝先生平珍公手蹟多藏維揚城破孝先從長干坵足步歸塗附附面丐行入市屍蟲蠕蠕然達蝨股間人豕被髮羣立而啼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卽其家碎矣欲得其八十

老母及公蹟于血肉川谷中不哀朽蟬斷者無是決也及歸搜其毋與藏帙依然所不及收者潯陽一編屬猷定補入宋張毅甫負信公顱骨還葬吉州林惠州亦昇母柩同日俱至人謂忠孝所感定愧不能如惠州之昇而孝先則已成千載高風矣余嘗過四山樓下風雨晝昏星辰夜動如肅衣冠呼之或出精誠之至斷而復連將公灑氣所憑二祖烈宗其呵護之者歟嗚乎昭陵玉匣金粟寒

堆其誰知之定與孝先當效鐵函沉狼山古井年
年焚香陳酒漿祭醊聽杜宇哭冬青耳公其鑒諸

書陶菴集後

余讀陶菴詩喟然曰嗚乎斯真靖節也與杜樊川
云與之揖讓言笑的的分其狀貌者而幽雄楚激
過之吾以是悲忝離弁旻之不幸也義熙可怨而
不必怨時也不能如義熙之不必怨則宜于怨宜
于怨時可知詩亦可知矣昔人有言曰能爲之工
不如不能不爲之工也其不能不爲者非人也時
也嘗怪神鼎未移肯當杪暮干戈戎馬之氣騰入

泓穎間以至龍城塞上之曲窮巷士女引聲競效
聽之如危柱咽流寒虫急暮以此知性情之微通
于天步橫目蠢動而不知矧懷忠此日卽哀郢誦
橘音節已殊而欲矯飭圭璧之辭于黍離行邁之
時得乎但當其血指捫天呼劒斫地幽雄楚激中
未嘗不縹若秋雲之遠使人思之耳若夫肝膽先
僞語言求工猶夫肝膽誠語言僞皆不然也夫靖
節行吟下溟心懷典午天下效其詩者衆矣似之
而愈以遠未有能效其心者也陶菴詩不求似靖
節實似靖節復過于靖節似靖節可言也過于靖
節難言也可言者所同也不可言而可言也難言
者所獨也可言而不可言也是故論其時效其心
而後可以學陶詩而後可以學陶菴之詩

表貞遺墨弁言

劉忠正公念臺先生與先君辛丑同籍且同志復同尼于黨人乙卯先君以御史例轉分巡浙東越二年京察復被黜此黨人仇辛亥之察百計以傾東林未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計典以修前隙者也先是忠正公太夫人以旌節請于朝報可郡大夫謀建坊苦費絀十三年不克舉先君至慨然力任請之三臺使者又率郡縣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

四庫全書 卷之五
君題之曰宇宙完貞冰霜勁節先生作孤兒行書
高麗紙裝潢一卷以貽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
數百言悽惻纏綿感動行路尋先君擢太僕璫禍
起矣乙丑以憂憤嘔血卒京師丁卯猷定渡江乃
得拜見先生先生執余手熟視久之愴然流涕曰
嗟乎吾獨不得與尊公同游地下乎維時伯繩年
方十四也自是小子遭家不造困躓跬步不敢前
忽忽三十四年今冬以鋒鏑餘生再登先生之堂

而藪山片地巋然首陽撫今追昔可勝道哉伯繩
自遭喪亂以竹編御史大夫門親朋不得入余計
給門者掩扉出之使不得避然後告以曩者先生
執手之語而亟索其遺文伯繩蹙額曰吾先子遺
命不得傳布其文刻文類浮夸浮夸者欺罔之漸
也故生平所著多軼去第簡其表貞一帙及先君
手書見示余持之悲喜交心念故鄉百戰先人手
澤淪喪劫灰而伯繩猶能存兩家翰墨于兵戈慘

毒之餘豈非幸歟惜哉孤兒行不復見也畧記數語並書啓詩跋錄授梓人貞婦之節孝子之情友誼之真世道之變胥盡于此以示後之人如伯繩者乃可謂善繼人志而余之老而飄零爲可愧也庚子臘月二十一日南州王猷定書于東武山之千峯閣

觀道說

余己亥七月十一至淮寓嘉樹軒八十日與閻子百詩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遇快意傷心之事或放言或寓言有不能言者歌哭以代之而其旨一歸于學道非世所與知也一日閻子問道于余余獨笑而不言閻子問而疑卽而爽然以解甚矣閻子之可與言也夫人終日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自以爲得矣而不言者竊笑之何

則未有能明其故者也以是顛倒瞽亂狂逐背馳
事之快者讐之傷者快之故我歌而人哭我哭而
人歌日月經天而盲者不知方且以人爲顛倒瞽
亂狂逐背馳而莫知所趨嗚乎不亦悲乎余十餘
年來求天下之可與言者百不得一二原其故見
闇而不見明見一隅而不見周行也居嘗譬之夫
人目之所及不百里而天地之際合及至百里以
迄千萬里未嘗合也其去之乃愈遠使瞑目而觀

之而天地之無窮皆得至于目前知此則可以言
可以不言十月間子將徙居居有樓廣可數武樓
之外高城湖水烟嵐草木紛錯交峙間子讀書其
中將欲爲詩歌古文窮山川之幽勝上下古今人
物提衡于方寸之間得志不以爲快失志不以爲
傷內照無形外觀有象吾不知其有合焉否也臨
行謂之曰吾向者笑而不言自今以往子將笑我
矣子益勉之題曰觀道用宗少文語也作觀道說

餘中說

商餘山一名秦餘自殷人避周以至于秦也夫周且避之而况于秦此其故人知之不必言矣獨唐玅琦子敘居篇敘商餘爲詳云山旁復有山名少餘山間有谷名餘中余嘗掩卷留連思他年婚嫁債畢携一心人入此谷中築一室顏曰笑秦以白雲封斷不通世路老是足矣而年來奇蹇所謂一心人者已舍我去余遊于世縹緲虛無似雙足未

四照堂集 卷之五 三
嘗着地覺此願亦復多事因嘆今世豈但無此人
亦何嘗有此山哉適友人程善初問號于余遂舉
以贈之善初爲人恬淡寡營自圖史鼎彝外畧無
他嗜如此則豈但不必有此山亦何必有此人哉
第意中嘗作此山想則雖日踐百戰之塲遊五都
之市尚不知有周無論秦矣程子然吾言遂以爲
之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古月頭陀歛人姓胡名明勲字與立嘗官中書舍
人旣削髮遊方外號古月存其姓也師儒者生平
不喜佛丙戌冬居鎮江兩膝忽患瘍初起如石痛
入髓屈伸不可得醫者刺以刃刃出肉隨實潰如
蜂房日墜筋肉筋許遂成人面眉目口鼻畢具沃
以肉汁痛稍定臥榻六年醫計一百三十餘人就
木者三辛卯十二月七日痛幾殞如炙爐火肉騰

震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陽宮今報子醫何爲者詣佛讖悔可也居有頃復甦卽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漸痊杖而起終三十六卷閉關書法華經八十四卷華嚴經八十一卷遂能行又書涅槃經四十二卷金光明經十卷心地觀經八卷報恩經七卷金剛經十二卷凡一千二百日書五百萬字無訛者當書經時異香滿室時于昏夜見光乙未春雨雪去簷寸許忽空

中結幔如寶網橫施方七尺餘遠近聚觀以爲異其友海門王源美不見者十年一夕夢神語曰古月頭陀闕供驚覺不知何人明日從酒家飲聞人語古月事乃知爲故人也遠餽以金玉山僧長鏡感神語携斗粟走大滂中相餉時師以水漲床下坐床不得食賴僧以活其得天人之應如此師嘗遊淮陰市遇一僧貌獐甚忽批師頰死相窘赴水投獄不休師皇急僧日子誦佛卽休日與俱督師

精修三年忽辭去日勉之母退轉二載後難將及矣問其名居終不告已乃知爲少室得道僧也師契于佛自此始

軫石王子曰余客廣陵晤師于李宗伯園述書經事出視雙膝面目宛然坐客皆駭嘆因憶袁盎晁錯事古今類此者多矣豈天之示警歟而愚者不信何也又聞師官中書時魏忠賢矯詔刑比左忠毅公得師飲以溺少緩死璫怒并杖師師又收其

遺骸嗚呼師之爲人何如哉及弘光朝書忠孝經以進江南之人有傳之者

古月頭陀書經後紀事

乙未初夏古月頭陀來廣陵告余患瘡書經事余
紀而傳之丁酉春復來示余以頸肉潰深寸許將
及喉余訝之師曰子知之乎余患瘡十年書經三
百卷延僧唵禮三百日丙申夏事竣患良止所謂
盧昭容者乃去秋往蕉山訪剖玉大師忽一夕大
師從定中見瞽女手雙縑長跪泣訴曰半菴以書
經得解余苦未脫師度我半菴古月別號也大師

起呼余時頸患方劇翼日大師集僧千餘人持大悲咒二萬遍痛稍定丁酉春返真州六月獨坐菴中一僧扣門乞食狀頗異余告以疾僧解腰帶繫以筆擲授余曰與汝一通消息懸筆梁間叩齒者三筆忽動書二偈不甚解索余銀一錢余向篋中往取僧遽去余追一里許與之問其居僧曰雲水無定常在子前無定雲水飄飄自然撚鬚而去明日余禮佛見爐下一物視之紙緘宛然則所索銀

也余大驚異因取偈繹之有省復書大悲懺十二部頸瘡遂愈又書千佛懺六部梁皇懺六部華嚴懺六部萬佛懺六部楞嚴經六部孔雀經六部護國人王經六部地藏經六部計二百八十卷凡九經九經者偈中語也師書經自辛卯冬至巳亥共書一千二百五十卷戊戌冬真州有降覘者書盧昭容邀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師竦然見者皆錯愕

余感而再紀并書其偈以為後紀事

偈曰鶴返峩峩駕九霄無端招我下筠瓢半菴

底事從拈出曾記蓬萊島上橋

師問大事因緣

復書云

因自家面目却問他人聽吾一偈焉嚙呢勒薩

轉真古月洪江印舊輪五部蓮花嚴佛頂諾迦

般若曼殊因莫言焉喇銷宮怨尚少圓因證九

經千萬懺明梁寶志歌揚字母大悲音幽明護

國明王顯孔雀楞嚴續志燈一筆掃清多劫事

莊嚴無縫塔中身金牛耕罷龍圖會三導雞鳴

雪嶺雲

末云默釣獍龍因緣有待焉嚙呢勒此云書經尊者焉喇此云書法去也

錢卞兩烈女別紀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破先一夕錢公坐庭前
達曙聞八十三礮聲出視一礮穿城遇人有執飲
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墻數重公又急更衣坐忽
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倏騰公膝上公
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
遂不見時城破外謹甚公倉皇出一人頭懸鄰舍
門近視亾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鄰舍果懸一

四照堂集 卷之五
頭而烈女及卞氏女死其後人以爲二縞衣者疑
卽二烈女生魂云袈裟石頭陀王猷定記

德全禪師紀

德全禪師湖廣人少嘗有家室忽自感動棄家爲
僧道逢異人謂曰子有師在峩眉山號張居長者
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張化去囑曰汝有師在南
海名某須往求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南海師化
去囑曰汝有小菴在進賢英山湖金進士廷壁所
師往金果住以小菴菴荒蕪不治師畚土築室金
爲募盆米以給之偶欲斷菜假富人金某刀富人

子見之遂持去是夜師夢神曰刀冤物母留彼明日師告其子堅弗與旣而兄弟小爭忽捺刀破兄額血流竟死是夜又夢神曰汝知其兄爲屠者乎弟前生彘也今相報耳久之里人見菴內有神爲然燈焚香伐鼓趺坐見白毫光高丈許凡遠近吉凶隱微之事皆洞悉愈益崇信一日忽命人具龕端坐而逝時丁酉二月四日也遺命送至菴并道旁大樹卽瘞其下見根而止右手指間有紙錢將

逝身中火發自燒聚觀誦佛者五千餘人及送至樹掘地及根見一方石上有大字三三云普光佛師詩不具錄有偈云合眼成小夢打坐勝長年清苦磨入佛冰霜鍊心田巳亥正月里人饒幼吉爲予言其事

言其事

晉人游水雷將心田已支並且坐人對以古意生
詩不見飛日國六合雖人小坐林坐裡身平高
操操出外以一式下上清大平三二元普次樹
遊長中火幾目淵染如而則茶正下斜人又安至

聽琴詩引

羈淮六十日無事僅得聽楊太常彈琴會家人報
絕糧客日子能無過歸乎不聽作聽琴詩詩成自
歌而自哀焉僕以為患客又曰聲詩雖樂不急之
務也僕若解余意者往應之曰未應是樂吾見之
純是愁苦嗟乎僕知予哉顧彼所謂愁者安在吾
知之矣舟過涇上以語鷦林子鷦林子曰天下事
類如此索詩置袖間漏三下狂雨如注徬皇繞室

四照堂集 卷之五
行家人不解所謂詰旦出手評示余余曰無端之
愁又及于子不重余僕之惑也耶鷓林子曰然此
窮天畢地而無可告者也昔晉師曠鼓清角而飛
廊瓦破俎豆天應若此今何時哉吾與子姑懸此
愁以俟終古于是命僕理舟楫戒行李鼓柁而去

介壽編小引

古未有以生辰爲壽者間有頌禱之辭不過如詩
所謂如岡如陵云爾其事不知起于何代而晚近
爲甚其所列屏障裝綴華縟費金錢不貲購市肆
傭書者以樹汁染毫續金以飭其文例不實簡古
人嘉言嫩行掇取而用之又必臚列人之生平往
往類誌狀其體類于詛而人不知或遺漏其一事
求言者必怏怏不懌于中子非是無以奉其親鄉

四庫全書 卷之五
鄙非是無以媚其親戚朋友舉觴之日賓筵醉飽
囂然成一闕之市聚觀者莫能辨其非而其親及
其親戚朋友亦覩然當之而未嘗捫心一問其安
不安也過此則芻狗棄之不復再觀矣余每見之
嘆息持此以告世之爲人子者曰子之辱親不當
如是也私冀有大人君子起而懲革之維挽風俗
莫此爲大不則庶幾一二雅人盡祛一切浮靡之
言以相從于古抑猶獵較之意也一日吳子爾世

向予乞言壽母余度其可與言也以此告之爾世
然吾言力反廣陵之習走求海內之能文者彙集
以授之梓余曰如子可謂不辱其親矣余有文畧
舉其端故復暢言之序不足傳戒勿梓

其語皆出於心之真不以物為心
其語皆出於心之真不以物為心
其語皆出於心之真不以物為心
其語皆出於心之真不以物為心
其語皆出於心之真不以物為心

蔡德卿結菴小引

王方平與麻姑會蔡經家說別後滄桑宛然在目
此真古董也德卿蔡翁年八十神明不衰好古日
篤數往來江上不識所見滄耶桑耶今耶古耶然
余聞翁近日獨坐微塵深入性海十世古今都無
着處則此無孔竅無形段古董余且欲翁從此無
立錐處轉身願與有志量諸君同留翁少住塵海
中談性海事此中國土幸勿作蔡經家觀

題宣宗畫冊

自古帝王以書法傳者多矣工于畫者推宋徽宗一人然青城而後委神器于草莽魂羈雪窖而傳技人間亦足悲矣獨明宣宗章皇帝英武天縱當在青宮時從文皇帝北征習知兵畧迨御極巡邊閱武者四焉石門遇敵以三千鐵騎躬履戎陣何其壯也高煦之亂將帥縮朒涕泣不敢戰上親率三軍兵不血刃而大難以夷此豈尋

常之君也哉繪事其餘技耳而已非專家老畫師所能及此冊爲菊溪先生家藏一展閱間山川草木蟲魚飛走腕下直與造化爭氣運非晄氏之業也余嘗惟章皇帝時際昇平與宰相諸臣讌飲太液池染翰賦詩爲樂庶幾鹿鳴天保之盛歟至景星晝見于天門麒麟屢獻于海外而壽命不及庸主之半唯是范金膊土一切制器出宣廟者輒與商周彝鼎爭重此其故何也先生謂余茲冊購之荒崖蔓草中俛失而復得之此可以知天意矣當徽欽時內府書畫悉歸于北而先生此冊獨自北而南然則帝王所遭卽一物之微亦有幸不幸歟先生其寶而藏之俟景星見麒麟生出以示人可也

人書法之妙非俗本所能傳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好者而亦傳也

跋董文敏公書

余少學書于董文敏公公曰子知琴乎余釋褐時有琴師諷學琴因請教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初下指時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書道亦然然則初下指時一筆不合則竟不合顧所合者何法也米南宮謂吾書右軍無一點俗氣東坡詆子厚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乃知離合之故理絕言提古人妙悟故自不傳公書初學北海南宮晚學

顏平原然皆獨露本色天然秀拔迥出標格之外
其合處當從未落筆時叅取惟菊溪先生知之耳

跋馬忠節公文壽劉母序

石馬忠節公文成于癸未今十年母且登七十矣
日月既遷岡陵永峙讀公文益不勝欣慨云其子
純學思所以壽母者不可得復取是文命猷定書
之繁幃而觀之以侑康爵噫觀公之所爲壽母者
卽純學母子可知矣以此介壽雖百世可也

將軍之貌虎視鷹揚將軍之績破斧缺斨人見其
 衣錦王歸故鄉而不知其飲者血裹者瘡提三尺
 劍而經百戰之場其事干振也如韓淮陰之未見
 漢王其教背鬼也如岳少保之破賊穎昌逮鎮蒙
 亮寇逼門墻誰護陵寢誰掃攬捨四鎮自誇宗澤
 朝廷錯認李綱恨將軍之寡助乃倏忽而滄桑銅
 柱標金鰲之頂俎豆列龍山之陽超海坐石變化

題馮大將軍像贊

將軍之貌虎視鷹揚將軍之績破斧缺斨人見其
 衣錦王歸故鄉而不知其飲者血裹者瘡提三尺
 劍而經百戰之場其事干振也如韓淮陰之未見
 漢王其教背鬼也如岳少保之破賊穎昌逮鎮蒙
 亮寇逼門墻誰護陵寢誰掃攬捨四鎮自誇宗澤
 朝廷錯認李綱恨將軍之寡助乃倏忽而滄桑銅
 柱標金鰲之頂俎豆列龍山之陽超海坐石變化

四明堂集 卷之五 全
無方噫嘻哉此真大樹將軍之裔戰赤眉討隗囂
變服而伏道旁時耶百拜請之以清我邦

明老儒孫聯所先生像贊

波流茅靡孰砥隆污松心竹筠保樸全觚而衣祛
祛而冠梧梧其有先民之遺風乎胡爲乎生斯爲
斯而容服不改乎彼都嗚呼是其自號曰明老儒
吾敬之重之欲企而效之而不能不致恨于猿狙
柳敬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

不忘也予爲之贊

辯士舌將軍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辯士之
所快者英雄旣朽之生氣吾知將軍之所恨者當
年未血之戰袍斯人也其皆有關於氣運而天厄
之以所遭者歟噫嘻刀亾兮舌勞

夢中爲餘中作贊覺而記之

不戀妻子不慕榮勢四海一身徜徉自恣視其形
粥粥若無能而其中多智烟霞出其腕中黑白判

四照堂集 卷之五
乎胸次噫嘻斯人乎志固若輕萬乘而不知其身
在布衣之位繫之空山白雲是司

餘中學道者予從庚午識面如未嘗識也甲
午冬夢中作贊可謂真識餘中者矣再爲
之贊如未嘗贊

識君于二十五年之前覺耶夢耶贊君于二十五
年之後夢耶覺耶咄莫作是說試問取何者是餘
中本來面目丹青不着藏君處古岍青天問畫師

甲午仲冬廿三日狂雪入戶百愁交心避之泓
穎間爲餘中書此讚用虞永興廟堂硯筆法餘
中笑曰君懷故佳吾當下一轉語畫師不向丹
青外窮鬼應驅筆墨中相與沽酒大噱而別

姚仰田像贊

此一叟者豐頤廣額神全于眸觸物無忤與古爲
遊身雖坐乎蒲團之上而其志則歷乎九州恬澹
寡營於世焉求有時而靜對一室兮虞夏商周

漢書載坐牛龍圖文士而其志限孫子大猷計
此一變會與前書遺物余于知謂時時與在
揚州山對黃

青水臨原野

中某日採

甲十中

戲論紅拂伎奔李靖

唐杜光庭傳紅拂伎奔李靖事迄今皆艷稱之乃
余于是深有感也嗟乎興衰去就之際苟失大勢
雖以英雄處此不能保婢妾之心况其他乎嘗讀
楊素傳序其英姿猛畧用兵如神戰功首 至不
可勝紀又善爲詩才思濳富與薛道衡埒素嘗閱
師江上艤艫樓櫓麾幢戈甲精采耀日人望之儼
若江神此真英雄也乃棄此而就彼何哉日尸居

四照堂集 卷之五
餘氣不足畏也此直棄其衰暮耳安見靖之能出其上乎或曰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童謡若此國旣協懺則家亦同符矧宮中吐酸之詩煬帝亦自知不免大勢已失不可復回素雖人傑乎行且爲亡矣能鬱鬱久居于此耶然非先幾而去必及于難夫天下豪傑蠡起雲擾鹿駭有過人之智者卽在閨房亦懷擇木之思而靖方坎壈失路曳裾侯門落落無所遇也不亦悲乎吾不知立談之

問能識王侯將相其所操何術又往往得之婦人女子豈非有大過人者哉欲其與暮年驕貴者淪胥同盡必不能矣然吾聞僖負羈之妻勸其夫加禮晉文而盤餐冥璧卒以免禍千古偉之彼紅拂者曷不贊素以收拾人才爲救時計而坐令國士之亡與日尸居餘氣不足與言彼無扶顛持危之心久矣李亦不終爲我留則奔之是而艷傳之也亦宜余獨恠夫興衰去就無婦人女子之知而憤

憤焉失其身而莫救何也此又婢妾所羞稱也與
附四絕句

皮相逢人白眼輕秋波曼睩轉分明風塵携手同
歸去一拂咸陽王氣清

鴉噪寒林近夕陽飛塵乍染髻雲黃同車真有乘
龍僭不怕當衢臥虎狼

餘氣邦家逐曉風可憐楊謝李花穠先幾脫得重
圍去忍見遶樓一炬紅

此鄉難得老溫柔戎馬疆場直白頭草昧相逢能
幾日空閨依舊鎖深愁

菽園賦

余客蕪城誦鮑參軍賦則侘傺無聊蓋淮海之
方域甚夔而今以江陽與鍾離淝水稱剡郡甚
陘故非其舊版且也處在必爭千百年來具可
歛歔予不遑據隋宋事亦無登高作賦才是以
悽惋怔忡每自抑默所居隣東郭之菽園主人
賢客多至其中水石亭堂嘉樹館榭義各有取
彙括之名實在將母不穀旅人樂其人與地宜

遊飲自晦遂忘旦莫先是知主人者咸侈其勝
或詩或文如琇瑩克耳顧以賦儼然授簡予惟
園之作匪貧攸爲洛陽之有名園記也固其盛
昔迺若於陵陳仲南州雲卿之徒以茲飛遁則
志士而數奇于時者之所爲也且輿之安仁間
居乃賦太夫人之輿則以園爲養者又有加焉
不穀雖不文以主人溯德纘緒于太保平山公
之雅遂及于袁山先生以望于廬陵弋陽兩古

人若暱豫章而聲之則堂翼如是可不諉迺賦
之以俟采風者其或郡乘收之亦于忠孝人倫
少有裨益云

江大淵灝邦洩漭沱而支受潮汐厥流蚪舒其斤
龜坼是作會城隍于左掖亦有重門旁施曲陌碣
壖考宮乘艫載石假百雉以障屏顛羣鱗于壑澤
比次參差比鶴市之閉塵遊舫簫鼓像秦淮乎第
宅故曩者之所同也迨夫睥睨黑雲雍狐赤戟墨

翟莫克守崇垣子高詎得安方展蓋斗牛之墟宇
頽堦廬鉤鈿歲者青燐者赤倚喬木而歎衽席于
是菽園主人締懷擇處泰卜叶疑臣有老母將以
棲遲匪無枳里之宵寂綿山之厯屣北堂攸芋惟
在曲碕水鯉不匱寸草歲蕤與其或歌來諗或牽
衣裾或待嚙指或埃門閭無寧温清寒燠滌澹腴
臚且以承萱暉而讀父書于是梁架寒河甃因陂
陀縮竟陵之嘉錫集般爾以有邨以堂以亭以館

以閣以莽以室旣周城而布翼爲林爲峰爲臺爲
榭爲花爲竹亦審宜以婆娑主人迺選辰良理鱸
脆孫跽傘婦具悅迓聖善而觀之噉命名之攸係
曰兒無似固且泥竊銘心罔有寐惟桐江之芊裘
垂釣緝于溶滴緬蘆漪之敷簑慙劍客之鼓柁疇
牽舩而處陸矢微尚于清厲兒未獲請君羹負賢
米以事吾慈其或敢置古萬蹈非盃詒憂于介眉
者之耄歲迺延音楊殘菓錦樹文石先徵君手澤

四庫全書
卷之五
之攸存安忍委棄西郊雜落莎兮煙際阡舉木蘭
之褰褰娛佳賓于青荔聊以省侃母之經營殆庶
以其表于纒蕙求鹿蜀而思珮嬉純采之裔裔蔣
壽杞以條茂方璫藥之滋藝調仙禽以懌顏惟新
葩之榮綴卽未備乎青飢置能饌乎雞蔬奪鄒嶧
泉內則復嘉斛飮之空諦薄伽梵之宣仁筏羣溺
而旣濟期願則興懷于蓮邦齋心則味道于聖偈
莊莊乎國開香象地敷文罽可以楯界金繩雲爛

寶髻駕權實之相輪拔半滿之沈滯瞻紫峰之嵯
峨越南冷之迢遞羌明氏兮比肩持祖葉于不替
雖匠者無胡寬而委土則師大慧且鷲鳥惟目之
似迦陵處馘而惠子之事母三飯斯計母也將無
謂景升兒乃思與瞿曇契耶西清云何羣書之藏
市增皮幣人薄縹緗于焉宛委皮其琳瑯似考之
詒雲仍是強母夫人蹙額而言曰老于暨若篤之
弗忘惟爾之先入踐文昌作帝喉唇祉錫萬方予

溯元魏以及虞唐夫所謂清介忠信受帛百粟千
之賜者惟允也光博學勤篤有護雞漂麥之譽者
惟鳳克翔忼慨激壯齊易水劍筑之名者漸離非
狂宗祊闕里修履影磬螿之行者子羔維臧矧夫
八元八凱實出于高辛高陽若徒行于苗裔奚嚴
事于蒸嘗于是主人懼難愾敬宵構則堂聳其顛
以集靈憶四山以蒿愴稽太保之植璧實挺秀于
蜀岡取平山之庠豁如把臂于歐陽抑忠貞之世
篤因肆類于豫章節袁州之崎嶇則有若聳翠羊
角望鳳蟠龍雞龕石室水平坤長眺廬陵之峯巒
則有若香城崿嶸龍須蔣蔣青原金鳳瑞雩神岡
挹弋陽之磔砢則有岬吻搗藥峯窠君陽石亭竇
峯以標峙龜岑蜃樓之列張惡不可乎從遊恒愾
古而淋浪彼景侯羸者夷門是慨思隨會者九京
斯傷夫士苟能審其飛蟠又何殊乎仲連與子房
母若日予今而後將不賢智于東海可以竊比于

敬姜矣若夫園之四表形不一勝水部官梅之署
太傅邵伯之徑廣川正誼之特祠昭明文選之照
乘蕃釐玉蕊教簫月明煬隋宮斜建炎鑿蹕皆昔
人之所艷非有當于不佞爰及鹽官煮海司算觀
風故膠鬲之所隱棠夷吾之所可用啣尾而楚吳
估轂擊于右左偶取暇于盤遊獲頌酒于果臝彼
夫戶不方陳平之輒迹諾不重季布之千金者也
卽有園亭亦就銷沉而况金谷之豪華平泉之縱

侈非主人之樂爲詎足以述記于翰墨之林哉于
是主人之母聞斯賦也稱美稱善欣慰進觴比于
訓典

書